



Shirley Jackson

THE LOTTERY AND OTHER STORIES

# 摸彩

[美国]雪莉·杰克逊 著 孙仲旭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12-6326

Shirley Jackson

## THE LOTTERY AND OTHER STORIES

---

Copyright © Shirley Jackson 1948, 1949

Copyright renewed © Laurence Hyman, Barry Hyman,

Sarah Webster and Joanne Schnurer, 1967, 1977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 M. Health & Co.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3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摸彩/(美)杰克逊著;孙仲旭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短经典)

ISBN 978-7-02-009558-2

I. ①摸… II. ①杰… ②孙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54803 号

特约策划:仲召明

责任编辑:苏福忠

封面设计:张志全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14 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25

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558-2

定 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:010-65233595

# 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

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

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、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。在屠格涅夫《白净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语所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

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惟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



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浙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## 目录

### I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003 | 醉客               |
| 009 | 魔鬼爱人             |
| 027 | 就像妈妈以前做的         |
| 038 | 实战检验             |
| 045 | 村中人              |
| 053 | 我在 R. H. 玛西公司的生涯 |

### II

- 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059 | 巫婆          |
| 064 | 叛徒          |
| 079 | 你先请，我亲爱的阿方斯 |
| 084 | 查尔斯         |
| 090 | 穿着亚麻布衣服的下午  |
| 096 | 花园          |
| 125 | 多萝西和我奶奶以及水兵 |

### III

- |     |    |
|-----|----|
| 135 | 对话 |
|-----|----|

- 138 | 伊丽莎白  
179 | 一家不错的律师行  
184 | 木偶  
193 | 朦胧的七种类型  
201 | 来爱尔兰跟我跳舞

IV

- 211 | 那当然  
217 | 盐柱  
233 | 穿着大鞋子的男人  
243 | 牙齿  
263 | 收到吉米的一封信  
266 | 摸彩

V尾声

I



## 醉 客

他刚好喝得够醉，也对这座房子够熟悉，让他能够一个人从房间出去，进入厨房，像是去找冰块，事实上是去清醒一下：他跟这家人的交情还没有深厚到可以不省人事地醉倒在客厅沙发上。他对从派对那里走开没有什么不情愿，钢琴旁边那群人在唱《星尘》，女主人正在热心地跟一个戴着干净的薄片眼镜、不高兴地绷着嘴巴的小伙子说话。餐厅那里，有一小群四五个人坐在硬背椅子上详谈什么事，他小心翼翼地穿过去；他一碰厨房的门，门就突然一下子打开了，他坐到一张白色釉面桌子上，手摸到的桌子干干净净，凉凉的。他把自己的杯子放到绿色图案上的一个好地方，然后抬起头时，发现有个小女孩隔着桌子好奇地打量着他。

“你好，”他说，“你是这家的女儿吧？”

“我叫艾琳。”她说，“对。”

他觉得她似乎长得胖乎乎的，身材不行。那是因为衣服的原因，现在的小女孩穿的衣服啊，他模模糊糊地想道。她扎了两条辫子，垂在脸侧，显得容光焕发，但并未特意讲究穿着；她穿的毛衣颜色有点发紫，头发是黑色的。“听你说话，你还挺清醒呢。”他说，同时意识到这样跟一个小女孩讲话不合适。

“我刚才正在喝咖啡呢，”她说，“我给你倒一杯好吗？”

他想到她自以为正在心知肚明而且能干地跟一个粗鲁的醉鬼打交道，几乎要笑出声来。“谢谢你。”他说，“我看我还是来一杯吧。”他努力想定睛去看。咖啡是热的，当她一边说“我想你会喜欢喝纯咖啡”，一边把一杯放到他面前时，他把脸凑到蒸汽上方，让蒸汽升到眼睛里，希望能让自己头脑清醒。

“听着好像派对开得挺不错嘛。”她说，但也没有什么向往之意。“肯定每个人都玩得开心。”

“派对开得挺好。”他想让她知道她帮助了自己，就开始喝咖啡，咖啡滚烫。他没那么头晕了，他对她微笑。“我感觉好点了。”他说，“谢谢你。”

“那个房间里肯定很暖和。”她说，语气里带着安慰。

后来他真的哈哈大笑起来，她皱起眉头，不过她接着说话时，他看出她原谅了他。“楼上很热，我想我还是下来坐一会儿，在这里坐坐。”

“你睡着了吗？”他问，“我们把你吵醒了吗？”

“我刚才在做作业呢。”她说。

他又看着她，把她放在写字认真、作文题目、用破了的课本和隔着课桌的笑声这样的背景下看她。“你上高中吗？”

“我上四年级了。”她似乎在等他说什么，后来她说，“我因为肺炎，休学了一年。”

他发现难以想到要说什么（问她关于男生的事？篮球？），所以他装作在听房子前面传来的遥远的噪音。“派对开得不错。”他又含糊地说。

“我想你喜欢参加派对。”她说。

他呆了，坐在那里盯着自己的空咖啡杯看。他想自己的确喜欢

派对；她的语气略微带点吃惊，似乎接下来，他要宣布自己喜欢去角斗场看角斗士跟野兽搏斗，或者看一个疯子在花园里独自转着圈跳华尔兹。我的年龄几乎是你的两倍，小姑娘啊，他想，可是我离上次做家庭作业并没有那么久。“打篮球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打。”她说。

他感到恼火的是她先到厨房，她住在这座房子里，他还必须跟她一直聊下去。“你的作业是关于什么的？”他问。

“我在写一篇关于世界未来的议论文。”她说，接着又笑了，“听着傻傻的，不是吗？我觉得傻傻的。”

“你们家前面那里的派对上，正在谈论这个话题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来了这儿。”他看得出她在想这根本不是他来这儿的原因，他马上说：“关于世界的未来，你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我真的觉得没有多少未来可言。”她说，“至少照我们现在拥有的世界来看。”

“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挺有趣。”他说，似乎还在派对上。

“嗯，毕竟嘛，”她说，“并不是好像我们没有事先了解。”

他看了她一会儿，她心不在焉地盯着自己的鞍脊鞋<sup>①</sup>的脚尖，轻轻地把脚前后晃动。“让一个十六岁女孩不得不去想那种事，这可真是可怕的时代。”在我那个时代，他想语带嘲讽地这样说，女孩子除了鸡尾酒和搂着脖子亲热，别的什么都不去想。

“我十七岁了。”她抬起头看，又对着他微笑。“差别大了去了。”她说。

“在我那时候，”他的语气有些过分强调，“女孩子除了鸡尾酒和

---

① 一种帮面缝着不同颜色皮子的平底休闲鞋，通常是白色的。



搂着脖子亲热，别的什么都不去想。”

“那是部分问题所在。”她认真回答他的话，“如果在你年轻时，人们真的、实实在在地感到害怕，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缺这少那了。”

他的语气比他希望的（“在我年轻的时候！”）要尖锐一点，另外他稍微转过身不正对着她，似乎以此说明一个对小孩子和蔼的年长之人只是半心半意的。“我想我们当时以为自己被吓坏了，我想所有十六岁的孩子——十七岁——都觉得自己被吓坏了。这是你所经历的部分阶段，就像为了男孩而疯狂。”

“我一直在琢磨会是什么样。”她对着刚好在他身后的墙上一个点说，说得很轻柔，又很清晰，“不知怎么，我觉得首先会是教堂没有了，甚至在帝国大厦之前，然后是所有河边的大型建筑，人们还在里面时，就慢慢滑进水里。还有学校，也许在上着拉丁语课，我们在读着恺撒的著作时。”她的目光又移到他脸上，带着些微兴奋。“每次我们学起恺撒作品中新的一章，我就会琢磨会不会这一章我们永远都学不完。也许我们拉丁语班的学生会是最后一批读恺撒作品的人。”

“这是件好事。”他语气轻松地说，“我以前讨厌恺撒。”

“我想你还年轻那会儿，每个人都讨厌恺撒。”她冷冷地说。

他等了一会儿才开口。“我觉得你让你的脑子里塞满这么多这种不健康的垃圾有点傻。去给自己买份电影杂志吧，安下心来。”

“到时候我想要多少电影杂志都能拿到，”她接着原来的话题说，“地铁会冲出轨道，那些小小的杂志摊会被撞个稀巴烂。想要多少小包装的糖果都能拿到，还有杂志、口红和廉价商店里卖的假花，所有那些大商店里的连衣裙都散落在大街上，还有毛皮大衣。”

“我希望卖酒的商店被撞个大口子。”他说，同时开始对她感到不耐烦。“我会进去自己动手，搬一箱白兰地，再也不需要担心什么事。”